

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

釋慈忍

一、來時路，也無風雨也無晴

初次見到導師，是在民國六十四年十月。兩名青年比丘受戒期滿，回寺向^上性^下梵剃度恩師謝戒，其間正值慧日講堂的年度佛七法會，印公導師蒞臨小住，由恩師引領向導師禮座。記憶中印公導師的身影清晰如昨，笑容溫煦地向家師性梵法師說：「恭喜你收了這兩位高徒啊！今後將怎麼安排他們呢？」家師向導師請示：「一是前往木柵廣化法師主持的佛學院研讀；一是讓他二人在士林報恩小築自修念書。」印公導師當下說道：「剛出家的年輕人，是在團體中學習的好。」於是兩位比丘恭敬頂禮退下，展開了導師與恩師指引的佛法之路。比丘其一，便是二十五歲時候的我，在無量無邊的佛法追尋中雖方始啟程，但卻早已在《妙雲集》充滿法喜的靄光中，無限景仰印公導師的智慧風采。

二、驀然回首，卻在燈火闌珊處

年輕時孤獨的個性，常使我浸潤在文史、哲學的天地中，思想上總存有許多對生命的疑問，在那一段四處尋找佛教書籍觀看的歲月裡，追求真理與佛教思想的念頭，始終在心頭閃現。然而，正式接觸佛法與引發出家的因緣，則是由民國六十三年，慧日講堂的《妙雲集》開始的，感謝當時駐錫講堂的宏印法師熱心將《妙雲集》宏揚給大專青年，以引我瞭解；一顆佛教妙法的種子，自此落在安住下來的心田萌芽生根，彷彿一切就從那時開始，注定了印公、慧日講堂與我三者之間奇異而莫能解釋的法緣。

三、溫恭親和，使人如沐春風

印公溫恭蘊藉，處世親和，數十年來，教內四眾弟子凡想見導師者，只要事前聯絡，幾乎皆能得見。我與導師每次見面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對後學的提攜，在導師無限包容的微笑中，總有一份力量鼓勵策動著我們。記得民國七十四年時，一批同住鹿谷淨律寺的比丘前往台中拜訪導師歸來，說導師與他們談話間，曾數度問起我，使我當下既感動又慚愧，遂速去向導師請益問候，而此番同行之人中有一位始終面有難色，退立一旁，導師關心問及，他回答自己只有小學程度，許多佛法聽不懂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聞導師無比慈祥地說：「不要自暴自棄，我在大陸也不過是念到高小，與你程度相同，只要出家有道心，肯努力就可以。」此話使我至今難忘，從事佛學教育二十年來，從不敢存有任何看輕學生的心念。

四、不輕後學，誠懇解一切問

其實，每年拜見導師的次數並不多，不敢打擾導師是原因一也，原因之二則是自身修習佛法，面對導師能否提出好的問題，心中實感有愧，因此每見導師都是抱著恭謹敬慎的心情而去。

印象很深刻的一次，我曾問導師：「修行上，禪宗各派皆有參悟的心要，天台宗有自宗的教觀系統，華嚴宗也有其修持觀法，以中觀思想來修行，要如何下手呢？」我見導師沉吟一時未答，便轉問其他有關密宗持咒觀想的問題及中脈的問題…，導師皆一一解答。其中我問：「西藏佛護、月稱的應成派，清辨的自續派，導師皆在書中許為中觀的正統，但二者之間差別何在？」導師沉默片刻說：「扼要的講，清辨的自續派是『世俗諦中假名有，勝義諦中畢竟空』，佛護的應成派是『勝義諦中畢竟空，世俗諦中也是畢竟空』」。語罷，我便當下充滿法喜，梗在胸中多時的疑惑頓得解答，對於應成派中觀的「不許一切法有自相，乃至名言中亦不許有自相、有自性等」的問題，得到更進一步的了解。

約莫談了一個半小時，當我頂禮辭行的時候，導師叫住了我，他說：「你先前第一個提出的問題，我現在很扼要的告訴你，中觀的修持法，原則上你

要時時刻刻把握根、境、識『無自性空』的立場而修持下去。」導師是如此認真面對我的提問，又如此慎重思考回答，那充滿慈悲平等的教育胸懷，又再度令我感動莫名。

五、空性思想，影響無遠弗屆

導師對「龍樹思想」情有獨鍾，有人認為導師一生宏揚龍樹思想，但導師謙稱他並不專門宏揚一門一派，只想將了解到的佛法介紹給世人：「我只是隨著因緣，並不刻意去做，出家人都應以『隨緣』的觀念態度做事，就不會願力太大而有所勉強了。」導師一席話中，真義無窮。

空性思想重要又深奧，各派皆有所發揮，而導師可謂千百年來瞭解最透徹的人之一。我認為導師在中國佛學「空性」思想的宏揚傳承史上，其脈絡為：「龍樹→羅什→嘉祥→印順」。而今教內有人稱讚導師為中國佛教繼玄奘大師之後的第一人，亦不為過也。

六、佛學史上，近代第一人

千百年來，佛教經論原典皆是艱澀的文言文體，學佛者因深奧難懂的文字障礙而退縮者眾，導師第一了不起處，便是在正式著作中，以流暢的現代白話文闡揚佛學，將艱深玄奧的佛法，講解得通達易懂，使今人得以突破跨越文字的藩籬，令後代研究者得大方便。導師第二了不起處，是歷代佛學研究者皆分別忠於「各宗各派」、各自鑽研，導師卻打破了宗派門戶的界限，做全盤的瞭解，尤其深入印度佛教的探源，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佛教思想，此為導師與歷代祖師最大不同處。

富歷史觀，具考證與批判的精神，導師打破傳統的舊思想，對今時的佛教青壯輩有著劃時代的震撼與啟發，一位如此難得的思想家，為今世稱譽為佛學泰斗，導師誠為實至名歸。

七、生生世世，為人間正覺獻身

導師從一個動亂顛沛的時代走來，不以一身病痛自限，成就了無上智慧，一生恬淡而樸簡生活，數十年來，我在不同各地拜見導師，都只見導師房內

僅一書櫥、一書桌、一床、幾本書而已，別無他物，有時探望導師，知導師深受病痛之苦，但導師卻能幽默自嘲是「帶病延年」而一笑置之，其言語間從未見有慍色，始終慈和。他是我思想上的啟蒙恩師，更是一路引導我的精神導師。導師自稱「平凡的一生」，然而我卻深深見到他的不平凡，導師為佛法貢獻一生，他的出現是教內的榮幸，更是眾生的福報。

百歲難得，智者難求，值此教界為導師百壽祝賀之際，教眾無不衷心獻上祝福。導師曾說：「學佛修行是生生世世的事」，我於今年初五拜年時，看見導師精神氣色皆好，心中倍覺安慰，我以真摯誠懇的心情向導師說：「乘願再來的時候，願您能再將藏經重新翻譯一遍。」導師微笑了，和煦一如二十九年前我所初見，剎那間，彼此都心領神會。